

靈樞縣解

靈
樞
縣
解

欠
齋

光緒六年庚辰十

二月易湖馮氏棊

靈樞懸解自序

昔黃帝傳醫欲不用毒藥砭石先立鍼經而欲以微鍼除百姓之病故諮岐伯而作靈樞靈樞卽鍼經也靈樞乃素問之原凡刺法腧穴經絡藏象皆自靈樞發之而錯亂舛互亦與素問相同旣解素問靈樞不可不解矣丙子二月方欲作之澹明居士請先解道德道德旣成於二月二十五日乃扞此草正其錯亂發其幽杳五月二日書竣丈夫當刪詩書定禮樂鸚鵡人言不足爲也維時青陽初謝朱夏方來上臨赫日下拂炎風益以披裘帶索食玉炊桂鼻頭出火心下如海申以梁生適越陸子入洛旅懷鬱陶撫事彌深風景河山之淚又復淫淫欲下也顧憂能傷人悲可隕性前乎吾者非泰山

治鬼則地下修文而僕以沈菟偃蹇之身歸然獨在賴此尺
籍以消長日憑此寸穎以遣煩冤岐黃之德普矣而嘉惠貌
躬功亦不細長生久視之法卽此而在不必遠訪崆峒蓬萊
蓬萊也迨乎論成注畢則已變泣成歌破愁爲笑人之情已
富者不美已貴者不榮朱紱無擾綠蘿常親攤卷朗吟其樂
靡窮吾今而知莫富於山林之士莫貴乎煙霞之人此中真
意正自可悅耳慨自龍胡已去聖藻猶存而遺文顛倒亂於
俗士之手遂使經傳而義晦自茲以還玄珠永墜赤水迷津
詎意斯文未喪千載重明日月光天山河麗地古聖心傳昭
然如揭向使身都通顯則今段奇功淹沒於晏安豫樂之中
矣何以有此然則窮愁著書是乃岐黃之靈抑亦彼蒼之心

也又何怨焉昔漢武愛司馬長卿文僕文未必如長卿而澹
明最好之書成十八九時連索序草逐臭海上之夫輦上君
子亦有此癖序畢呈焉恐未足發凌雲之意爾

靈樞懸解目錄

卷一

九鍼十二原 一 刺法

小鍼解 二

九鍼論 三

官鍼 四

終始 五

官能 六

卷二

刺節真邪 七 刺法

逆順 八

行鍼 九

血絡論 十

論勇 十一

論痛 十二

五邪 十三

五亂 十四

五禁 十五

玉版 十六

師傳 十七

外揣 十八

禁服 十九

卷三

經脈 二十 經絡

經別 二十一

經筋 二十二

經水 二十三

陰陽清濁 二十四

卷四

本輸 二十五

根結 二十六

標本 舊本誤名衛氣 二十七
按經文正之

動輸 二十八

背踰 二十九

四時氣 三十

逆順肥瘦 三十一

卷五

脈度 三十二 營衛

五十營 三十三

營氣 三十四

衛氣行 三十五

衛氣失常 三十六

營衛生會 三十七

本神 三十八 神氣

決氣 三十九

津液五別

舊本誤作五癰津液別按經文正之

四十

卷六

海論

四十一

藏象

腸胃

四十二

平人絕穀

四十三

五味

四十四

五味論

四十五

骨度

四十六

本藏

四十七

外候

五閱五使

四十八

五色 四十九

天年 五十

壽夭剛柔 五十一

卷七

五變 五十二 外候

論疾診尺 五十三

陰陽繫日月 五十四

通天 五十五

陰陽二十五人 五十六

五音五味 五十七

口問 五十八 病論

大惑論 五十九

卷八

九宮八風 六十 賊邪

歲露論 六十一

賊風 六十二

邪客 六十三

百病始生 六十四 疾病

邪氣藏府病形 六十五

病本 六十六

病傳 六十七

淫邪發夢 六十八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 六十九

雜病 七十

卷九

脹論 七十一 疾病

水脹 七十二

周痺 七十三

上膈 七十四

憂恚無言 七十五

癲狂 七十六

厥病 七十七

寒熱 七十八

寒熱病 七十九

熱病 八十

癰疽 八十一

靈樞懸解卷一

昌邑黃元御解

九鍼十二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
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
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
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
其表裏爲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
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鍼經卽靈樞經帝欲不用毒藥砭石而以微鍼除百姓之
病先立鍼經故諾岐伯而作靈樞

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鍼長一
寸六分三曰鍤鍼長三寸半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五曰鈹
鍼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七日毫鍼長
三寸六分八曰長鍼長七寸九曰大鍼長四寸

鑱音讒
鍤音低

此九鍼長短之度

鑱鍼者頭大末銳去寫陽氣員鍼者鍼如卵形措摩分間不
得傷肌肉以寫分氣鍤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
致其氣鋒鍼者刃三隅以發痼疾鈹鍼者末如劍鋒以取大
膿員利鍼者大如鼈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毫鍼者
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痺長鍼者
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痺大鍼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寫機關之

水也九鍼畢矣請言其道

驚釐同
蒙音晦

此九鍼之形狀功能

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速遲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扣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粗之聞乎妙哉上獨有之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

義見小鍼解

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

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
先若存若亡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寫
之時以鍼爲之寫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邪氣得
泄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補曰隨之隨
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還去如弦絕令左
屬右其氣故止外門以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
義見小鍼解放而出之出其惡血也血不得散氣不得出
者眞血眞氣也去如弦絕者出鍼之疾所謂徐而疾則實
也以左屬右者繆刺之法從右引左令從右左注之邪仍
屬於右也

持鍼之道堅眞爲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

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衛神屬
勿去知病存亡血脈者在膈橫居視之獨澄切之獨堅夫氣
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脈則邪氣
出鍼中脈則濁氣出鍼太深則邪氣反沈病益甚故曰皮肉
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實
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
脈者恆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

懸陽陽絡之外浮者兩衛左右之衛氣也方刺之時必在
懸浮之陽絡與兩邊之衛氣神屬於此而勿去乃知病邪
之存亡素問皮部論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
寒多則凝泣同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是

也血脈者在踰橫居邪在穴踰之內橫居而不流行視之

則獨澄清也切之則獨堅不與真氣真血相同也以下義見

小鍼解

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三
推之左持而禦之氣至而去之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
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刺之害不中而去則致氣中而不
去則精泄精泄則病益甚而恆致氣則生爲癰瘍鍼各有所
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爲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
散無窮刺知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
蒼天刺之道畢矣

義見小鍼解

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其四末

義見小鍼解

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榮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腧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五藏有六府

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
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
味也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
覩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

五藏六府所出之處藏府之氣所出通於經絡之處也五
藏之腧各五曰井榮腧經合五五二十五腧六府之腧各
六曰井榮腧原經合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

見經別

凡二十七氣以相上下脈之所出爲井所溜爲榮所

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

義見本腧

二十七氣之所行皆在

此五腧五腧者經絡之源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穴會所
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是言經脈之孔穴非皮肉

筋骨也五藏之表有六府六府之經有十二原十二原出

於四關

關節

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

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之氣味也五藏有疾

其應出於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

義詳本論

明知其原各觀

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

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

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

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

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膏之

原出於腓腓腓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

者也

腓音亨 映音英

二者左右二穴也鳩尾蔽心骨上穴腠腠卽氣海在臍
半寸皆任脈穴

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
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
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鍼者取其
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污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
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

言刺法治病之易

小鍼解

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於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
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寫也神客者正邪

共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刺之微在遲速者徐疾之意也粗守關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清靜以微者鍼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知其往來者知氣之逆順盛虛也要與之期者知氣之可取之時也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氣之微密也妙哉上獨有之者盡知鍼意也往者爲逆者言氣之虛而小小者

逆也來者爲順者言形氣之平平者順也明知逆順正行無
問者言知所取之處也迎而奪之者寫也追而濟之者補也
此解九鍼十二原小鍼之要易陳說而難深入以其難入
是以難著於人也神乎神客在門神之所在客亦隨之言
正邪之共會也以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
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未能先知邪正何經之疾
也惡知其原者未能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粗守關
者守四肢之關節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
知守氣機之動靜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孔穴之中
經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氣清靜以微者氣機
之動難得易失鍼以得氣密意守氣而勿失也扣之不發

者言不知補寫之意血氣已至竭盡而邪氣猶不下也去
也往者爲逆者言氣虛而小往多於來小者逆也來者爲
順者言形氣之平來如其往平者順也

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
而當寫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邪盛則虛之者言諸
經有盛者皆寫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
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
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
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爲虛與實若得若失
者言補者必然若有得也寫則恍然若有失也

宛苑同音
鬱必音必

素問鍼解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寫

之者鍼下寒也宛陳則除之者去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
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
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無若
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與實者
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必滿也楊子校獵賦
駢衍必路必然有得意之貌也

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
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於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溜
於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絕而病生於腸胃故曰濁氣在
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
氣在下也鍼陷脈則邪氣出者取之上鍼中脈則濁氣出者

取之陽明合也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
刺也深之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脈各有所處
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取五脈者死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
鍼盡大寫其諸陰之脈也取三脈者惟言盡寫三陽之氣令
病人惛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陽
者狂正言也

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者言傷於風者上先受之邪氣之
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入胃其精
氣上注於肺其濁氣溜於腸胃寒溫不適宜飲食不節儉
病生腸胃鬱滿不運故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
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諸經孔穴

多在陷中鍼陷脈則邪氣出者取之上焦諸穴鍼中脈則

濁氣出者取之陽明之合穴也三里刺其合穴以寫陽明胃

氣之鬱故濁氣出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邪客皮毛淺

浮之病不欲深刺則邪氣從之內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

脈各有所處者言經絡淺深各有所主也淺則及皮肉深則及筋骨五

脈五藏之五腧取五脈者死言病屬中氣不足又以鍼大

寫其諸陰之脈寫五藏五腧也重傷其中氣也三陽手足三陽經

取三脈者恇言盡寫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怯弱不能復

舊也五里尺澤後之五里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

而氣盡者也玉版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腧矣此

所謂奪其天氣者也五里奪陽者狂正言也狂者恇怯不

手陽明經穴禁刺者也

甯卽傷寒汗多陽亡而生驚狂者也取三脈者恆正此謂也故曰正言

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所以察其目者五藏使五色修明修明則聲章聲章則言聲與平生異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言上工知相五色於目又知調尺寸大小緩急滑濇以言所病也持寸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知其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者言補寫氣調而去之也調氣在於終始一者持心也

視其目色

二句舊誤在四時氣持氣口人迎六句亦誤在四時氣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鍼而出入也鍼入則以右手

推之鍼出則以左手持而御之按其鍼孔以御之恐正氣泄而邪氣入也終始

本經篇名一其形聽其動靜所以調其氣也所謂一者持

其心而不亂也

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

病處與陽經之合又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

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者

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又留鍼以致其陰氣陰

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

輸與
膺通

陽氣反入陽氣內陷也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

九鍼十二原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謂氣穴三百六十五也

九鍼論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

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必以大其
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
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簡其身而員其末令無得傷分
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爲之治
鍼必大其身而員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
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爲痼病者
也故爲之治鍼必簡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
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
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
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
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痺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鼇且員

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
客於經而爲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虻
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
入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入風傷人內
舍於骨解腰脊關節腠理之間爲深痺也故爲之治鍼必長
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
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
大節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取大氣之不
能過於關節者也

骨解骨節也

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日鑱鍼者取法於巾鍼

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鍼
法於絮鍼筭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間氣三日
鍤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
鋒鍼取法於絮鍼筭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
五曰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寸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
者也六曰員利鍼取法於釐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
入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
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在絡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
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員
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
短法也九者經異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巾鍼絮鍼鼈鍼碁鍼鋒鍼皆古鍼名巽順也九鍼者經常

九者經巽

之理二句舊
誤在周痺

官鍼

凡刺之要官鍼最妙九鍼之宜各有所爲長短大小各有所
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爲癰病
深鍼淺病氣不寫支爲大膿病小鍼大氣寫太甚疾必爲害
病大鍼小氣不寫泄亦復爲敗失鍼之宜大者寫小者不移
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

大者寫小者不移害之大者寫其正氣小者其病仍不移
易也

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於病所膚白勿取病在分
間取以員鍼於病所病在經絡痲痺者取以鋒鍼病在脈氣
少當補之者取之鍤鍼於井滎分腧病爲大膿者取以鈹鍼
病痺氣暴發者取以員利鍼病痺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
病在中者取以長鍼病水腫而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病
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鋒鍼寫於井滎分輸取以四時

九鍼名義見九鍼十二原

凡刺有九以應九變一曰輪刺輪刺者刺諸經滎輸藏腧也
二曰遠道刺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三日經刺
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四曰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
血脈也五日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寫刺大寫

刺者刺大膿以鉞鍼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痺皮膚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焮刺焮刺者燔鍼取痺也

巨刺義詳素問繆刺論

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後以治心痺刺此者傍鍼之也二曰報刺報刺者刺痛無常處也上下行者直內無拔鍼以左手隨病所按之乃出鍼復刺之也三曰恢刺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後恢筋急以治筋痺也四曰齊刺齊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氣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痺氣小深者也五曰揚刺揚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

者也六曰直鍼刺直鍼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曰輪刺輪刺者直入直出稀發鍼而深之以治氣盛而熱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痺稍搖而深之致鍼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日陰刺陰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十一曰傍鍼刺傍鍼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痺久居者也十二曰贊刺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鍼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

恢擴也前後恢筋急者恢擴其筋以舒其筋也

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無鍼傷肉如拔毛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

者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爲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
三日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痺慎無出血此
肝之應也或曰淵刺一日豈刺四日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
雞足鍼於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五日輪刺輪刺
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

合谷者肉之大會爲谷

素問氣
穴論語

鍼於分肉之間合於肉之

大會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
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
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
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

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
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
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
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把而
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
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

淋小便淋澀露崩漏帶下之類

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
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
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
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

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其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躄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五輸并榮俞經合也徐疾所在屈伸出入卽逆順肥瘦出入屈折行之疾徐之義明堂鼻也面上五色各處其部以察藏府之所痛經絡之寒溫也膈有上下清濁所分也下陵卽陽明之三里也兩躄之下卽足太陽之申脈足少陰

之照海也然蹻脈者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

脈度語

則男

宜灸陽女宜灸陰若男陰女陽則爲良工之所禁也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
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
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
冥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
髴虛邪之中人也洒淅惡寒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
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
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
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
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

氣乃出伸而迎之搖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
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
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
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

以上三段舊
誤在官能

上視天光下司八正素問八正神明論合以天光必合日

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也

合天光者月生無寫月滿無補
也司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

邪得天之露遇歲之虛義見歲露論法於往古驗於來今

至守其門戶解見八正神明論寫必用員補必用方八正

神明論作寫必用方補必用員文異而義通

終始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陰者主

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傳之後世以血爲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終始

四末手足之端也

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寒溫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

已者因而寫之則五藏氣壞矣

經脈爲紀經脈爲綱紀也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外格不通死不治

外格陰盛而格陽陽盛於外而絕於內也

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

內關陽盛而關陰陰盛於外而絕於內也

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

必死不治也

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寫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寫足太陽而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寫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

上氣和者手經之氣和也此寫陽補陰之法也

脈口一盛寫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

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寫足少陰而補足
太陽二補一寫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
乃止脈口三盛寫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寫日二取之
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

此寫陰補陽之法也

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陰主脾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
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
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
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病矣

人迎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不俟已至四倍
也此不開寫則氣血閉塞淫傷五藏再以灸助其邪則他

病叢生矣

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寫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血氣不行所謂氣致而有效者寫則益虛虛則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效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

補陰寫陽補裏氣而寫表氣也實者寫之則益虛故脈不堅堅者病未去也虛者補之則益實故脈堅不堅者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減而病必衰去矣陰

陽不相移者有一定補寫之陰陽也虛實不相傾者有一定補寫之虛實也取之其經者取之其經之陰陽之虛實也故必先通夫十二經脈之所生病陰陽虛實之不同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浮沈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以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

凡刺之屬三刺則至穀氣病之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

相反浮沈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此等顛倒悖亂失政
乖常無不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分之邪出再刺則陰分
之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者正氣也穀氣至而止所謂
穀氣至者已補而成實已寫而爲虛故以知穀氣至也穀
氣既至邪氣必去邪氣獨去者雖陰與陽未卽能調而病
可知愈也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
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其動也陽明
在上厥陰在中太陰在下必審其實虛虛而寫之是謂重虛
重虛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寫之
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

和之令其均平也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其動也陽明在上衝陽也厥陰在中太衝也太陰在下大都也

寫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補須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痛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

瘡鍼孔也

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也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耳所謂三刺則穀氣至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少益深絕皮致肌肉則陰邪出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

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

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此段舊誤在官鍼

致其空脈氣致其空中之脈氣也空與孔同 鍼孔也無令精出無

令精氣出也精氣即正氣以逐邪氣陽邪也

刺諸痛者其脈皆實痛者陰也深刺之癢者陽也淺刺之痛

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病

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

後治其陽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

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

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臑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

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

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膺膈中膺背膈中背肩
膊虛者取之上重舌刺舌柱以鉞鍼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
生者也

痛者氣阻而不行也故深在陰分癢者氣行而不暢也故
淺在陽分

刺熱厥者留鍼反爲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爲熱刺熱厥者二
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
一刺陽也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
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

厥病陰陽偏盛故生寒熱此非旦夕所成故宜留鍼以去
其偏凡諸久病根深皆宜久留其鍼去其病根也

靈樞經解 卷一
三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
爲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戶塞
牖魂魄不散專意一神精氣之分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
其神令志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男
內女外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

男子不足於內故堅拒勿出女子不足於外故謹守勿內

音納

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
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飢
勿刺已刺勿飢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
刺之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頃乃刺之出行來者坐而休

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逆其營衛經脈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爲陽邪氣復生粗工勿察是謂伐身形體淫泆乃消腦髓津液不化脫其五味是謂失氣也

腦髓津液化於五味脫其五味脫其化生精液之源也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噎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

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此段與素問診要經終論同難經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官能

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

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
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
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各
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
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

靈樞懸解卷一終

靈樞懸解卷二

昌邑黃元御解

刺節真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日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義詳下文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

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胸中憤膈
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餽不得息請言振埃尙
疾於振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
上氣窮謁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
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

同噎

憤膈肩息胸滿氣阻喘氣肩搖也病惡埃煙惡見煙塵也
餽不得息咽喉餽塞不得布息也天容手太陽穴一里鍼
刺之數

黃帝曰善哉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
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

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尙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輪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

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是以發其蒙蔽使之見聞也乃言刺府輪去府病此何府之輪使之聾瞶如此也聽

宮手太陽穴眸子當是足少陽之童子瞽也

童與瞳通

邪氣在

經刺之以手堅按其兩鼻之竅而疾偃臥氣不下通而鼓動於鍼孔之內靜而聽之其聲必應於鍼下也

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

者也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
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
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
內溢乃下留於辜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
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鉞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
命曰去爪

腰脊者一身之大關節也四肢膝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

管主也莖垂者宗筋之聚身中之機宗筋所以束骨而利機關陰精輸泄

之候津液流注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傷其脾肝
疏泄失政津液內溢乃下流於辜九經絡堙瘀血道不通
辜九日大不休以致腰脊俛仰不便肢脛趨翔不能此病

榮然內有積水不上不下停佇陰囊鉞石所取形不可匿
常不得蔽取之則去易如去爪故命曰去爪

黃帝曰善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
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
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外相搏熱如懷炭外畏綿帛近
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槁腊乾
噓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於其
天府大杼三疔又刺中膺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
熱去汗稀疾於徹衣

腊音昔

腊乾胸乾之訛

乾肉曰腊於義無當

飲食不讓美惡不識美惡也天

府手太陰穴大杼中膺足太陽也

黃帝曰善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

宛菴同

大風在身閉其營衛營衛鬱遏則血脈偏實其風所未閉之經則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乃有餘輕重不相得是以傾側宛伏不知東西南北自覺上下反覆顛倒無常此真甚於迷惑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

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痺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詭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閒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閒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

其氣存也

辟闕同

持癰蓄積癰膿也容大寬容廣大也狹小窄狹微小也熱

痺熱也寒寒痺也五章五條也痺熱消滅熱腫聚散亡持

寒痺益温寒小者益陽狹大者必去容此刺五邪之五章

也凡刺癰邪無迎其隴盛之勢隴與隆同若易俗移性違其自

然之宜必不得膿宜詭道更行使腫聚去其鄉而不安處

所乃能散亡諸陰陽經絡之有過而成癰者取之其輸而

寫之此刺持癰之方也凡刺大邪日以漸小泄奪其有餘

乃始益虛剽其通達之路剽即刺也以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

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之間此刺容大之方也凡刺小邪

日以漸大補其不足乃可無害視其所在而迎之於界遠

近之氣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侵當作浸漸也費大也宜

刺分肉之間此刺狹小之方也凡刺邪越而蒼越深越也蒼當作滄

熱氣深越則變為滄涼出遊不歸乃無病熱氣遊散為開通辟門戶使邪

得出病乃已此刺熱邪之方也凡刺寒邪日以溫日以徐漸溫

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氣不分散虛實得調其氣存

此刺寒邪之方也

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太者用鋒鍼刺

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請言解論

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加上

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濡

而在上恨芟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

肉堅清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

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
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
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腳項與脊
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
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解結也

官鍼奈何於九鍼中當用何鍼也解論解結之論也下有
漸瀉之水則上生葦蒲形氣多少必有外驗亦如是也

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
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
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不能取之用鍼者必先
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

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己也一經上實下
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
此所謂解結也

宗氣肺中之大氣一身諸氣之宗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
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
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徧
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
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
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
謂推而散之者也

靈樞經解 卷二
六
刺項太陽足太陽之天柱大杼也令熱下合乃止令上熱
與下相合也居其頭前醫居病者之頭前也按頸動脈足
陽明之人迎也按之卷手而切推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
如前所以推其經熱而使之下也熱去乃止而不推此推
而散之之法也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癢或熱或寒或癢或痺
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
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
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
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者也其中
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

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痺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癱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癢留而不去則爲痺衛氣不行則爲不仁

此答帝問痛癱寒熱癢痺不仁之義

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痛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

靈樞鬼解 卷二
不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
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
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益其連
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
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
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
常處而有常名也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此推明黃帝未問之義溜與瘤通昔瘤溜成於夙昔非旦
暮所結者骨疽氣鬱於骨中而突起者肉疽氣鬱於肉中
無熱化膿堅鞭而突起者

逆順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

謂也

逢音蓬熇音
囂漉音鹿

逢逢盛也焯焯熱旺也漉漉汗多也渾渾脈大也方襲
方感襲也言已非未生時矣

行鍼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
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
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
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
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焯焯高高
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
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
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

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而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
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
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
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者內藏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
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
陽其氣沈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刺入而氣逆者
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
浮沈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熯音
梏

熯熯高高氣高而揚也數怒而易解數怒而易消也易解
是其陽多數怒是其有陰故曰頗有陰也粗之所敗上之

所失粗工之所敗上工之所失也

血絡論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曰
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
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
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惋者何也多出
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

血絡邪中於絡氣阻而血壅者也

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虛
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蓄積久留而不寫者其
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於絡而未合和於血也故

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陰氣積於陽其氣因於絡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合和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惋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者此爲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脈之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其氣脫氣則身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陰氣逼束其血滑利刺之則射見竅而奔也陽氣蓄積經血久留而不寫者堙瘀腐敗其血黑以濁膠而莫流故不能射新飲水而液滲於絡未經和合於血故血出而清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宿有積水久則流

溢經絡而爲腫脹水中陰氣積於陽分其氣因於絡脈已
將作腫刺之血未出而陰氣先行充塞絡中故發腫滿不
俟日久而四溢也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彼此環
抱不堅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無以榮華皮膚故脫色而
面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悅者刺其絡而虛其
經經爲陰虛其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生煩悅陰陽相合
而爲痺者隧道堙阻此爲氣血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
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故不動搖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
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
反各如其度黃帝曰鍼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於

鍼則鍼熱熱則肉著於鍼故堅焉

失數而反各如其度苟失其數則反其道而各如其度也

論勇

黃帝問於少俞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則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面轉目盼恐不能言失氣驚悸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

聖相懸解 卷二
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背裂而目揚
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長衝直揚五變則作長衝直揚言其目突而眦直也

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
陽相失三焦理縱胝虧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
挺脅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
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胝音揚
虧音於

減與緘通收也胝虧蔽心骨也挺長也

鬆長
不收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
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
逆滿於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故比於勇士與勇士同類

不知避之氣衰則悔名曰酒悖也

悖亂也

論痛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於鍼石火炳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於鍼石之痛火炳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炳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炳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於火炳亦然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靈樞經解 卷二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其身多熱者陽盛而氣通故易已多寒者陰盛而氣滯故難已

五邪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之膺中外膺背三節五節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肺藏氣而主皮毛故邪在肺則皮膚痛寒熱汗出上氣喘欬膺中外輸手太陰之雲門中府也背三節之傍肺膺也

五節之傍心膺也

皆足太陽經穴

按之快然卽是其穴乃刺之缺

盆足陽明經穴經脈肺手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肺脹滿膨
膨而喘欬缺盆中痛故取之缺盆中以越之越散也

邪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腳腫取之
行間以引脇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脈以散惡血取耳間
青脈以去其掣

肝藏血而主筋筋聚關節脈行兩脇故兩脇中痛惡血在

內行善掣節

掣牽也

脾主四支木刑土敗脾氣不能下達關

節壅阻故時腳腫寒中者土被木賊則寒水侮土也取之

厥陰之行間

穴名

以引脇下之痛補陽明之三里以溫胃中

之寒取血脈之結瘀以散惡血取耳中之青脈以去其牽

掣足少陽之脈循耳間厥陰與少陽爲表裏也

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

脾胃同主肌肉故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盛陰虛則熱中善飢陽虛陰盛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盛若俱虛則有寒有熱陰盛則下寒陰虛則下熱陽盛則上熱陽虛則下寒也皆調於足陽明之三里以均其寒熱

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湧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

腎主骨故邪在腎則病骨痛腎為陰陰旺則凝澀不行故

病陰痺陰分痺者陰痺者病在隱微故按之而不得水旺則土

溼木陷疏泄不行故腹脹腰痛大便難少陰不升則太陽
不降太陽行身之背濁氣上逆故肩背頸項痛寒水主藏
時眩者寒水失藏而膽火升浮也膽火化湧泉足少陰穴
崑崙足太陽穴

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腧也
心痛水賊火也心主喜肺主悲喜悲金侮火也時眩仆君
火失根而升浮也調之其輸手厥陰心主之輸也少陰無輸

五亂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
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
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

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悞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噤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為霍亂亂於臂脛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悅音悶

清氣在陰陷而不升也濁氣在陽逆而不降也悅者氣亂而不清也接手以呼以手捫心也四厥四支厥逆也四支寒冷

謂之厥逆厥逆頭痛眩仆濁氣逆升而不降也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心者

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榮足少陰
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
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太陽榮輸氣在於臂足取之
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榮輸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
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寫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
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
命曰治亂也

有道以來有由以來也有道以去有法以去也手少陰之
輸神門也心主之輸大陵也手太陰榮魚際也足少陰輸
太谿也足太陰陽明太陰之輸太白也陽明之輸陷谷也
三里足陽明穴也天柱大杼足太陽穴也太陽之榮通谷

也太陽之輸束骨也手陽明之榮輸二間三間也手少陽之榮輸液門中渚也足陽明之榮輸內庭陷谷也足少陽之榮輸俠谿臨泣也徐入徐出謂之導氣導其亂氣使之復治也補寫無形謂之同精同其精氣之本原未嘗增損也精正氣也是非以其有餘不足而用補寫也爲其亂氣之相逆調之使其順而治耳

五禁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故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

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義詳下文

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於耳丙丁日自乘無振埃於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於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自乘者日之乘時當令也發矇發其蒙蔽也振埃振其塵埃也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

五奪皆大虛證故不可寫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著痺不移腠肉破氣偏痺塞不移身難反側臀肉磨傷也淫而奪形病氣浸淫不已漸至形脫也

玉版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唯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

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
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宇宙之中無大於天者天之所以大者生也

天地之大
德曰生

鍼雖細而亦能生人故與天並大五兵雖大但能殺人不
能生人何以爲大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

與天地
並重

其不可

不參焉

與天
地參

佐天地以生人也夫生人者亦唯鍼耳則鍼

之與五兵其孰大而孰小乎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
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
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可留也故
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

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聖人不能使天地自然之化以人力而爲之然而邪之在身則不可留也癰疽膿血者邪氣伏留積微成大之所生也

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者不導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

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鉞
鋒之所取也

砭石石鉞鉞鋒鉞鉞也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
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
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
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多害者全與不全其在逆順順則可全逆則不可全也以
爲傷者害之成傷者也白眼青木侮金也黑眼小火侮水
也內藥而嘔胃敗而氣逆也腹脹痛渴甚風木之賊土也

肩項不便肺氣逆衝也音嘶色脫肺肝俱敗也

肺主音
肝主色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欬且洩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腹脹身熱脈大裏溼盛而表陽格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而脈大肝脾鬱陷而敗泄也衄而不止脈大肺胃阻逆而上脫也欬且洩血脫形其脈小勁中氣虧敗肝陷而肺逆也欬而脫形身熱脈小以疾脾敗胃逆肺膽不降也

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洩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

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此之五逆較上之五逆更劇是死在頃刻之間者也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以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陸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

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而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駿與峻同高大也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言不能反也

迎而奪之奪其胃氣也五里手陽明穴此藏府之大絡經隧之要害迎之於此而奪其氣則經隧之氣中道而止不

過五至而已鍼五下而藏氣絕故五五二十五下而竭其

五藏之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使之夭年非能立絕其命

而卽傾其壽者也門氣門

生氣通天論
氣門乃閉

卽孔穴也闕門而

刺之者刺入淺也入門而刺之者刺入深也死於家中死之稍遲也死於堂上死之至速也本輪陰尺動脈在五里五輪之禁也素問氣穴論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卽此迎之五里之義也

師傳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

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熱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慾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

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温衣服者寒無懷愴暑無出汗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温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至邪僻也

中熱消瘴則便寒得寒而便也寒中之屬則便熱得熱而便也腸中熱則出黃如糜糞黃而膠粘也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泄卽出黃如糜也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陽氣發泄之時多外熱而內寒也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陽氣收藏之時多內熱而外寒也

外揣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

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

調調度也深不可爲下無有下之者也高不可爲蓋無有蓋之者也雜之毫毛渾束爲一者合之大小高深而歸於簡要也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也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

鍼法之要不雜色脈得其法者如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凡有動搖則應和之捷纖毫不失盡得其情也

黃帝曰窅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可外揣內近者可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明不可蔽以善察色脈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直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設其五音不彰五色不明則五藏波蕩必生大病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

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無不符也故遠者司外以揣
內近者司內以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也

蓋者大於天地也

蔡服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且暮勤服
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尙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
言渾東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
高下無度東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
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
問約之奈何

外揣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局

不可爲蓋願雜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約之卽渾束爲一
令其簡約也

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
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問命於
是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
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
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
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

先師僦貸季

帝曰先師之所禁雷公曰且暮勤服之此禁服所由名也

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
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諸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

不殆矣

風者百病之始先傷衛氣乃生百病故審察衛氣爲百病
母調諸虛實之偏虛實乃止止者不偏虛不偏實也寫其
血絡血盡邪除故人不殆也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
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
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
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爲工

下材下士之材也

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
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

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
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
三倍而躁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痺代則
仁甚仁閒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
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
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
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

溢陽陽氣之滿溢溢陽爲外格陰盛於內陽氣絕根而格
除於外也故死不治

寸口大一倍於人迎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
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

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
糜少氣弱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仁痛仁止盛則寫之虛則補
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
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
以經取之寸口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死不
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
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使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
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
曰灸刺脈急刺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溢陰爲內關陽盛於內陰氣絕根而關閉於外也故死不
治以經取之以經常之法取之謂之經治脈急則引以導

引之法通達而鬆緩之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
苦也